寫在打工博物館眾籌之前

新工人藝術團 2017-07-28

寫在北京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眾籌之前

·郭春林·

聽說北京皮村的“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”項目經費被不可抗拒的力量取消了，為了使博物館能繼續開放，繼續發揮它不可取代的宣傳工人文化的作用，工友之家的朋友們決定采取眾籌的辦法，向社會募集下一年度的運營費。我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很有點郁悶，不明白為什麽明明是名副其實的正能量，卻總是受到各種幹擾、阻礙，甚至破壞。朋友說，其實倒也不壞，正好給了我們傳播工人文化的一個機會。這麽一說，我立即釋懷了，同時也為自己的幼稚病而臉紅。

“沒有我們的文化就沒有我們的歷史；沒有我們的歷史就沒有我們的未來。”這是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創辦的思想動力。這個思想動力並非來自學院思想者，而是來自現實的擠壓，來自創辦者自身的新工人身份，來自他們基於自身經驗所產生的對現實深切而敏銳的感受。

自1980年代以來，整個社會和時代的歷史觀都在悄然發生變化。去政治化的現代化敘事成為最強勁的聲音；而伴隨著經濟建設所取得的成就，在對成就的闡釋中，現代西方經濟學則是最為普遍的闡釋模式。於是，勞動者成為勞動力，成為市場要素之一，成為自由買賣的商品。在主流媒體和主流敘述中，被80年代知識啟蒙和思想啟蒙塑造的敘述者們將勞動者悄然撇開，因為我們的勞動力市場資源太豐富了，即使他們是市場要素之一，但因其數量之龐大甚至過剩，也就顯得並不那麽重要了。於是勞動者成了邊緣角色，而他們在數量上的絕對多數只不過是給社會帶來了“人口紅利”，但他們不配享有這紅利。他們被遺棄在城市的邊緣和日益破敗的鄉村中，被歷史的敘述者遺忘，被現實中的成功者忽視乃至無視。

新工人發現了這個敘述的詭計，他們已經不需要虛偽的人道主義的代言者，他們有敘述自己故事的能力，他們的歷史意識早已超越了知識界和媒體。他們說：“無數的微塵，積聚起來就是大地。”他們問：“如果我不寫，百年後有人知道發生了這些事嗎？”所以，他們拿起了筆，他們建起了屬於自己的博物館，但這個博物館並不只屬於他們，也屬於整個社會，同時，它還屬於一個真實的歷史，因而也屬於未來。

布萊希特在1936年寫過一首名為《一個工人讀書時的疑問》，馮至先生在1950年代將它翻譯成中文。今天，重溫這首詩意義非凡。

誰建築了七個城門的特貝城？

書裏面寫著國王們的名字。

那些巖石，是國王們拉來的嗎？

還有破壞過許多次的巴比倫——

誰又重建它這麽多回？在金碧輝煌的利瑪

建築工人住在什麽樣的房子裏？

泥水匠們在萬裏長城建成的那晚

他們都到哪裏去？偉大的羅馬

到處是凱旋門。誰建立了它們？那些皇帝

戰勝了誰？萬人歌頌的拜占庭

只有宮殿給他的居民嗎？就是傳說中的阿特蘭提司

在大海把它吞沒的夜裏，

沈溺的人們都喊叫他們的奴隸

年輕的亞山大征服印度

他一個人嗎？

凱撒打敗高盧人，

他至少隨身也要有個廚子吧？

西班牙的菲利浦王，在他的海軍

覆沒的時候哭泣。此外就沒有人哭了嗎？

七年戰爭，腓特烈二世打勝了。

除了他還有誰打勝了？

每一頁一個勝利，

誰烹調勝利的歡宴？

每十年一個偉人，

誰付出那些代價？

這麽多的記載。

這麽多的疑問。

布萊希特筆下的工人讀書時產生的一系列疑問，可以歸結為一句話，歷史究竟是誰創造的？具體地說，為什麽在他所讀的歷史書中，只有國王們的身影和聲音？那些勞動者都去哪兒了？難道他們從來就不曾存在？如果他們都曾經起碼是歷史的參與者，為什麽卻不見他們？這些問題最終都指向歷史該如何書寫、怎麽敘述的根本問題。正是在這個意義上，英國歷史學家艾瑞克·霍布斯鮑姆在《論歷史》中指出，布萊希特借工人之口提出來的問題“是個典型的20世紀問題，這些問題將會讓我們思考政治的本質以及歷史學家的動機”。之所以說這是“典型的20世紀問題”，是因為20世紀是革命的世紀。然而，從20世紀已經漸漸遠去的時代回望，20世紀也是革命終結的世紀。這就是歷史的反覆，而歷史的反覆造成了歷史敘述的反覆。80多年前這個問題由布萊希特提出來，80多年後的今天，中國的新工人已經清晰地將它表達了出來。這就是歷史的進步。

布萊希特寫這首詩的同一年，梁漱溟先生出版了一本書：《鄉村建設大意》，其中他給文化下了個特別樸素也特別有意味的定義，“所謂文化，就是一個社會過日子的方法。”一個社會怎麽過日子和應該怎麽過日子的問題是關乎歷史、現實和未來的問題，也因此一定與歷史觀有關。唯一正確的歷史觀當然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，最簡單的表達就是，人民創造了歷史，人民，也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的創造者。有這樣的歷史觀就一定會有一個理想的整個社會過日子的方法，亦即理想的文化。但兩者並非因果的關系，而是相互依存，相互依賴，相互生產的關系。

既然文化是一個社會過日子的方法，也就意味著這個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不能自外於它，都是社會的有機的一分子；既然每一個人都在社會之中，也就必須盡到應盡的義務和責任，也才能享有與之匹配的權利。工人階級是迄今為止最充分最徹底地體現這一文化精神的群體，也是最有可能將我們引向理想社會的力量。他們的未來就是我們的未來，沒有他們的未來也就沒有我們的未來。保護他們的文化就是保護一個社會都過上好日子的方法。幫助他們其實就是幫助我們自己。讓我們為皮村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，為我們自己出一份力吧。

2017年7月6日

我要大聲唱

來自新工人藝術團

沒有我們的文化就沒有我們的歷史

沒有我們的歷史就沒有我們的將來

然而博物館正面臨嚴重的困境，有可能，這座展藏打工文化歷史的機構也將成為歷史；不過，還存在另一種可能，你的美好支持可以讓它擁有“將來”。